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八十六　　宋　蘇軾　撰

碑一十首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

以鄉兵破走黄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吴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

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

父子墳塋祠以大牢今錢氏功徳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徹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

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絶
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
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
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
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
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

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宫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懐璉住京師十方凈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説璉獨指其妙與孔

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户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

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𨑢歸山二十有
三年年八十有三臣留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
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宜取舊其可以辭臣謹
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
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
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
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
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

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遥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于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與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

一夕而燼自是為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宫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宫之所在為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宫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劒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宫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

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

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徳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浄無爲爲宗以虚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静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

臣嘗竊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黄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静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

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荅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

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儲
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
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
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
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
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
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

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鍾萬石之簴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

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闗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録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蕘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

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蜕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

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泠然乗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篤生張公跨歴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救療疾癘驅攘螟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

鷄四簋其饈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饔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乎格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冒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

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

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叅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

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

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

飄然乗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没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鰐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髪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王魯有夏

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怳惚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偽漢之世封山神為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斵山發

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吏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斫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酆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吏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

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黄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宫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遥遠鰕龍鵕鷫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昭無窮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稍通置吏旋復為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

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

為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

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峇毒
流海内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
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略
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跨下泊乎
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竒策崛
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尅掃强楚滅暴秦平齊
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
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

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埋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煙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司馬温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

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黄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横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

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

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顔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

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其國者無不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

戶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葢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灶爇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

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曽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寳元慶歴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温國公曽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温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

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

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

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禭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陜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

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

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

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

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旣用君實我後于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旣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旣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

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

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安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閩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曽祖諱曇深州司户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曽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

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
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
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
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
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
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
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
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

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第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廪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曽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

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

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為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

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頼之以安仁宗晚歳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宫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歳為杭市羊公為移文郤之民籍有茶税而無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

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

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强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脩鹽法疏鑿灨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

虔易舟而北公閒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没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

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辨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寛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寛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

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禁諲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賴其言耳茍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吕誨傳堯俞范純仁吕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搢紳之望上納其説郭逵除簽

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

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熈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寛厚杭之無頼子弟以此逆公皆騈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逈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

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黙為經略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

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
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
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蠭聚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
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
不可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
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為歸老
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
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

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
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旣而朝廷議欲築
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
廟墮圮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
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為
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
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
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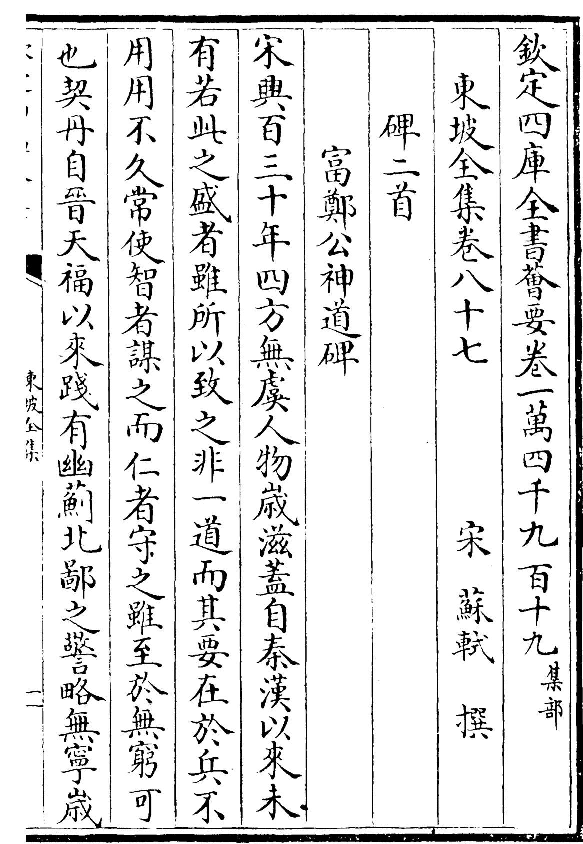
起公待祠不至屼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
榮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西常
平以便其養屼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
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
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
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
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
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

曰屹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屼也今為尚書考功員外
郎公平生不治産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巳女在
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
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
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為人和
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
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意
將薨晨起如平時屼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

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别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强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黄霸為潁川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専於寛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専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産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東坡全集卷八十六



東坡全集卷八十七

宋 蘇軾 撰

碑二首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冦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火會行在敵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敵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敵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兩國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

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忩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

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遼主問故遼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

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脱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

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遼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髙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

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遼主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

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遼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遼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遼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

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遼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既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

奏曰臣既以死拒之敵氣折矣可勿復許彼無能爲也
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葢又四十八
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
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
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凖與公之功也
公諱弼字彦國河南人曾大父内黄令諱處謙大父商
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
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曽祖母劉氏

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魯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廸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

王曽辟通判鄆州寳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氣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朝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臣還者云彼中罷燕如

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

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

冦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

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黄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

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童用都監李康伯皆竄

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

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駡賊不食而死宜卹

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兾以自免宜竟其獄

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貽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黄德

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

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

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

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

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

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

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

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

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内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内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

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

陽修上書引顔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彼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敵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彼萬一敗

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徳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歴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

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

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遼使公曰若遼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遼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彼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决不為此就使妄動

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為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彼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敵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彼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誤國上乃止敵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

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

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

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劒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從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

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彦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内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内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

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寛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

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
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
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
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
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
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
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

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内
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
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
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
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
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
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

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

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

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彦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彦博彦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

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為輟視朝内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䘏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禄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

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敵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

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録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𥁞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

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

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往使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

民天子虛己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

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

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

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

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

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

為𠑽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憯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

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剸耵人刓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祀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饑散流而東五十

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藥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趙康靖公神道碑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雖有絶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

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

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大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榦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

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醵黄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

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

奏徙興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
民患公建為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叚取
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
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
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税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
是歲夏税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
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
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人愛之

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冠廬壽犬牙不入境名脩起居注
朝廷欲用脩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
脩而難於躐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為天章閣待制
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
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
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
朝夕不可期顧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
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内銓若訥言往嘗知貢

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蘓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名入翰林為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輿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

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為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
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為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
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
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
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
保吉引剩員董吉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
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
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

以為憂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為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户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争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髙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

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
名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辭不
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
勲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
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
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
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
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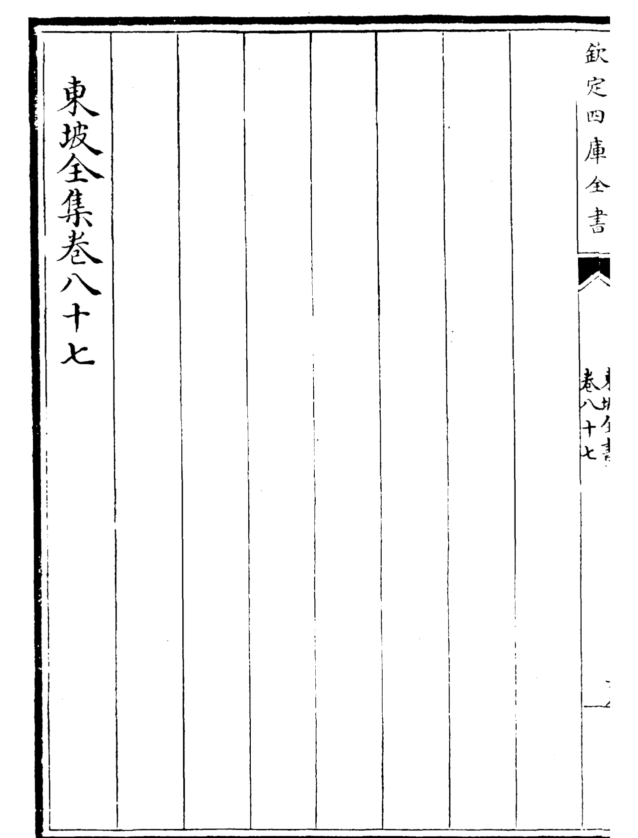
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禄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德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韡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易深中愞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强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寛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蹴公為

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為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仇人報怨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蘓舜欽為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為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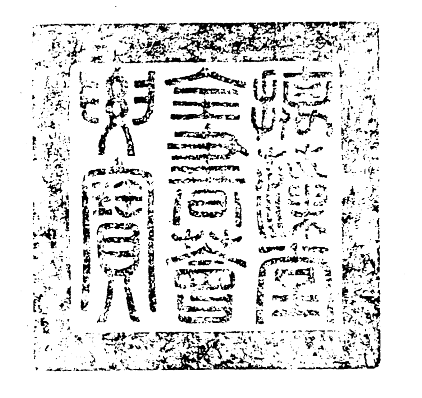
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略如此至於敦尚義舊葬死養孤葢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葢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歳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為

鑒于暴秦歴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歴佐三葉濟于艱難不疐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忮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寛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東坡全集卷八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